《苏东坡》：穿越千年的邂逅

文/本刊特约撰稿 曾庆江

苏东坡，因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真情告白，成为海南史上绕不过去的名字。今年恰逢苏东坡诞辰980年，中央电视台推出制作精良的六集电视纪录片《苏东坡》，使得我们得以全面了解苏东坡这一大众的“千年偶像”，从而完成了一场穿越千年的邂逅，给大众送来了盛夏的一股清涼。

电视纪录片《苏东坡》

“不可救药的文人”

苏东坡年少成名，却一生坎坷，在四十年的宦海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外任，且多次贬谪，可谓是命途多舛，但是却能够自我化解，从逆境中走出，成就人生一个又一个辉煌！2000年，法国《世界报》组织评选1001—2000年间的“千年英雄”，全世界一共评出12位，苏东坡是惟一入选的中国人。可以说，苏东坡绝不仅仅属于中国，他早已经走出国门，成为世界级文化偶像！正因为如此，苏东坡才成为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从“题好一半文”的角度看，纪录片《苏东坡》的成功已然是“成竹在胸”了。

电视纪录片《苏东坡》共分为《雪泥鸿爪》《一蓑烟雨》《大江东去》《成竹在胸》《千古遗爱》《南渡北归》6集，每集25分钟。一生坎坷的苏东坡，实在有太多的故事可说，但是编导却在区区150分钟的篇幅，将苏东坡一生的主要经历以及最值得为人称道的个性特征交代得清楚明白，真正意义上达到化繁为简的表达效果。

纪录片《苏东坡》中，并没有绕过苏东坡的基本经历：年仅22岁进京赶考，高中进士第二名，从而名满天下，并开始了自己的仕宦生涯。但是由于卷入新旧党争，从而遭遇“乌台诗案”，经过多方营救之后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在黄州四年贬谪生活中，完成了自我超越，并达到文学创作的顶峰。虽然屡遭排挤，但是在政治上却更加务实，为了避免卷入朝堂之争，主动请求外放，在治所为民造福。但是，命运似乎始终在捉弄这个才华横溢、敢于担当的读书人，在晚年时再次被贬惠州、儋州。身处绝境的他最终都能够成功化解自己，再创人生高峰。

“回首一生，苏东坡最想夸耀的不是高居庙堂的辉煌，而是他受贬黄州、惠州和儋州的流离岁月。不是让自己屈从于命运，而是从这个时代里超越。他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走了一生，直到这一刻才真正悟到。在这世上，有些美好的事物是可以逆生长的。当枯树发芽，石头花开，一张纸页成为传奇，人们就会从那张古老的纸上，嗅出旧年的芬芳。”这是纪录片《苏东坡》对苏东坡这一跨越千年依然不褪色的“不可救药的文人”的深情定位。

纪实影像的创新

通过影像的形式来表现苏东坡，已经不在少数。例如《百家讲坛》曾经推出《唐宋八大家之苏轼》，通过18集的篇幅深层解读苏轼的方方面面，得到大家的认可；更有长达44集的古装历史传记剧，讲述了苏轼的人生经历，鲜明地彰显了苏轼的文化人格，体现了文艺工作者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事实上，在影像作品之外，大众已经对苏轼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那就是“散落人间”的各种轶事和文艺精品佳作，它们连同各种影像作品，共同丰富着苏东坡的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苏东坡逐步从先前的历史形象逐步演变成文化形象。利用影像手段来表现苏东坡，还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吗？

在基本故事呈现上，立足于史料基础上的纪录片《苏东坡》虽然很难说已经超越先前的影像作品，但是重在重新组合编排和深度解读，既让人耳目一新，又能够发人深省，难怪让诸多观众“感慨万千”！

人物贵在立体。纪录片《苏东坡》从文学、艺术、美食、情感、际遇等方面，多层面、多角度地解读苏东坡生命感悟、精神嬗变和艺术升华的过程，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这是该纪录片的厚重之处，更是文气氤氲之处。但是，在纪录片的大众化时代，必然要考虑到大众的感受。《苏东坡》将大众耳熟能详的苏轼诗词书画精品以及逸闻掌故纳入其中，既能唤起大众心中的记忆，又能将其与人物际遇完美融合，较好地体现了“犯而不避”的美学风范。

《苏东坡》展现了一个立体而客观的苏东坡形象，这是值得国人骄傲和景仰的。但是，苏东坡却又不仅仅属于国人，他早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化名人。纪录片《苏东坡》没有过多地粘连于一些小的细节，而是用了不少篇幅，采用访谈的方式，汇集中外专家学者的目光，再现出一个最丰富、最接近本真的苏东坡形象，既有历史本来面目的叙说，又有千年之后的文化定位。这才是我们今天重新叙说苏东坡的价值，当然也是纪录片《苏东坡》的“过人之处”！

在今天，纪录片既要做得好看，又要避免堕入娱乐化大潮，实在是一件卖力不讨好的事情，《苏东坡》的成功，让我们看到纪录片的未来希望。

苏轼与海南元素

苏轼一生“历典八州”“身行万里半天下”，不可谓不曲折，这就使得他在很多地方都很有“说头”。苏轼在病逝前的《自题金山画像》中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等地完成了苏轼人生精神境界的多次化解、升华；同时，这些地方也因为苏轼的谪居而增添了不少人文气息，以至于成为绕不过去的人文景观。这才是文化名人的魅力之所在。

纪录片《苏东坡》由湖北广播电视总台、黄冈市委市政府等单位联合摄制，这注定了“黄州元素”成为表现的重心。除却黄州是苏东坡人生第一次重要贬谪地、并因此谱写人生最美丽华章等客观事实外，编导人员的“刻意为之”不可避免。在作品中，第一集说到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第二集着重表现苏轼的黄州生活状态，第三集、第四集谈及因为在黄州完成人生境界的升华从而创作出不朽的文学名篇和书画名作，第五集注重表现苏轼给黄州留下的文化遗产，第六集则简单交代苏轼的其他人生履历。用黄州经历、黄州元素串联起苏东坡的整个一生，应该说也符合人物的原貌，但是这种“刻意为之”还是让我们对黄冈市在彰显地方文化名人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在当今时代，通过纪录片形式，化而无痕地彰显地域形象，已经取得了诸多成绩，纪录片《苏东坡》应当是其中代表性作品。

相比黄州来说，海南儋州则是苏轼人生最后一个重要去处，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在海南，我们有苏公祠、东坡书院等著名人文景观，同时也有琼剧《苏东坡在海南》、民族舞剧《东坡海南》，在海南乃至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客观地讲，真正的拳头产品还相对较少，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也相对有限，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海南岛风光旖旎、且无冬天，有“天然摄影棚”之美名，全国乃至世界上各大影视制作团队纷纷前来取景拍摄，成就了不少影视佳作。在文化产业发展兴盛的今天，海南影视文化产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如何抓住海南地方文化发扬光大、进而制作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影视作品，是值得我们深度思索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纪录片《苏东坡》在“刻意”放大“黄州元素”却又能让大众顺理成章接受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有理由期待纪录片中的“海南元素”大放异彩！

苏东坡居士塑像。 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